

## 01 月娘的心聲

柯瑞蘭

我一直綴佇地球的邊仔，自古以來無暝無日綴地球的跛步趑啊趑。到底有佹久的時間，我家己嘛毋知影呢！地球人共我叫做月娘，我佸地球就親像司公仔象栢，褲帶結相黏的好兄弟仔仝款。講實在，我比地球人閣較了解地球。自盤古開天彼一工開始，地球發生的代誌我攞嘛知透透。

地球是生做比我較嬌啦！伊有青 ling-ling 的山頭、活跳跳的動物、十花五色的植物、比璇石閣較美麗的海洋……，本底我是真欣羨嘛不止仔目空赤，哪會仝款攞蹉佇外太空的太陽系，伊就遮好空，我煞 khang-lô-so。我空思夢想幾若百萬冬，數想講後擺會當代替伊，檢采有一工嘛好，毋知是佹爾樂暢的代誌啊！毋過這馬我改變想法矣。

會記得佇兩千外年前，我看見一尾大蛇佇地球頂懸的山尾溜，毋但旋來旋去閣愈來愈長。我心肝頭誠懷疑，想欲知影這尾大蛇是咧變啥魷？後來地球共我講大蛇是萬里長城。地球人造萬里長城的用途，聽講是人佸人咧冤家相拍，為著保護國家才會起軀軀長的長城。我看著彼尾長蛇佇山頭躑，有淡薄仔鑿目，當當時我想講，雖然鑿目毋過真心適，毋知地球人閣會想空想縫變啥物齣頭無？

無疑悟才無佹久的時間，有一工我雄雄影著另外一另

的山頭，青翠的山尾溜煞無去矣！一塊閣一塊藍色的枋仔釘根佇山頭頂懸，藍色的枋仔共山頂碧牢牢，敢若欲共山頭拆食落腹，一粒閣一粒的山頭嘛強欲袂喘氣，實在予我看甲真刺鑿閣起畏寒。最近我知影佇海邊仔有一種景緻，地球人共伊號做「藍色的目屎」。我掠準山頂嘛出現藍色的目屎，結果才知影彼是科技的產品，地球人叫做太陽能板。毋但按呢爾爾，地球人猶閣佇地球腹肚起一間閣一間的大工場，陣陣烏煙對腹肚內衝懸。地球講伊規身軀攞燒烘烘，體溫嘛愈來愈懸。底當時地球人一直掩掩揜揜共地球凌遲？

我想欲共地球人講：「恁軟塗深掘，一擺閣一擺躑躑地球，落尾恁會揣無所在通蹉。」地球啊！上美麗的地球，你這馬規身軀攞全傷痕，你敢會疼？你敢會凝？你真毋值呢！

## 02 看電影

陳玟如

我是厝裡五个囡仔上細漢的，阿兄、阿姊攏大我足濟歲，若欲去佗位迤迤，我攏會綴甲到。

有一擺，阿兄、阿姊欲去看《目蓮救母》彼齣電影。電影內底有神、有鬼、有落地獄的劇情，我看甲活欲驚死，一直覘佇阿兄的尻脊駢毋敢看，連聲嘛毋敢聽，共耳仔掩咧！

彼工半暝仔，我就夢著日時看的電影。夢中一直吼閣一直喝：「阿母！阿母！我足驚的！」阿母就問我：「哪會咧咧咧？」我那吼那講：「攏是阿兄恁我去看足恐怖的電影啦！內底的人腸仔肚攏走走出來矣！」阿母講：「啥人叫你愛哭閣愛綴路咧？」

較早電影的題材無這馬遐爾濟，五齣有三齣是鬼仔齣。阿兄、阿姊攏足愛看鬼仔齣，講較緊張、較刺激。鬼仔齣定定是女主角予人冤枉，予歹人害死，死了後煞變做鬼仔轉去揣歹人報仇。鬼仔欲出來的時陣，戲院就會放彼足淒慘的音樂，冷氣嘛放甲冷吱吱，規間戲院是暗摸摸、足恐怖的。阮坐佇椅仔頂感覺敢若有人咧共我摸手、有人咧共我摸跤，規个人攏勾做伙，驚甲必必掣，毋敢看嘛毋敢聽，連便所嘛毋敢去，驚有鬼仔會對壁堵走出來共我掠去。

彼當陣的武俠片嘛足時行，主角頭起先攏予歹人拍甲欲死，毋過伊據在人拍攏袂死。繼落來走去深山林內，拜工夫厲害的人做師父，共食苦當做食補，工夫練好了後，就落山揣歹人算數。就按呢拍來拍去、劊來劊去，尾仔歹人一定會予主角拍死，佇我細漢的時攏掠準歹人是真正死去矣。

另外猶有愛情文藝片，因為我閣細漢，看電影免錢，阿母攏會趁阿兄、阿姊去讀冊的時陣，偷偷仔恁我去戲院看電影。彼當陣足愛看緣投的男主角恰足嬌的女主角，嘛足愛聽電影的主題曲，聽甲每一條歌攏會曉唱，足感動的！

這馬的電影題材閣較濟，手法閣較勢，電腦科技的進步予電影閣較精彩，無論是上天抑是落海攏無問題。毋過自細漢愛看電影，這馬煞顛倒無愛看矣。是因為我已經大漢？抑是電影的內容袂予人感動咧？我嘛毋知影！

### 03 膨糖的好滋味

陳雅菁

前一站仔，新冠肺炎<sup>1</sup>當咧大流行，逐家攞毋敢出門賴賴趁，踮厝內想空想縫、變東變西，佇網路頂看著韓國的「膨糖咖啡」當時行，我的記持煞予這幾字牽轉去三十幾年前。

佇阮兜的門口埕，阿母提一支鬻稀、一个烘爐出來，準備欲起火，阮五个囡仔箍佇伊的身軀邊察察趁，彼是一个涼風輕輕仔吹來、秋清的下晡時。

阿爸講：「今仔日欲來教恁做膨糖。」小弟占著一个上倚阿爸的位，講伊欲做頭一个師仔。阮十蕊目調金金相，真好玄阿爸喙內講的「膨糖」生做按怎？阿爸先刮一寡白糖、淡薄仔紅糖入去鬻稀內底，才閣承一點仔水，囡佇烘爐頂懸沓沓仔拈。急性的阿兄講：「哪會遮久，是欲等到當時？」阿母擰一枝葵扇坐佇椅頭仔，那攞那講：「愛有耐心，才會當食著甜物物閣好看頭的膨糖。」火炭頂面的糖水開始發泡仔，代先發大泡仔的時，愛用箸一直拈，無會臭火焦。聽候滓泡，才閣用箸搵一屑仔「果子鹽」，共鬻稀徙離開烘爐，繼續用上緊的速度落去煨糖水。就佇咧阮喙瀾強強欲津落來的時陣，鬻稀內底的糖水雄雄變做一塊膨獅獅的糖餅。阮三个姊妹仔看甲那拍撲仔那吱吱叫，感覺阿爸

袂輸咧變魔術。

繼落來就是阮兄弟姊妹開始展功夫囉！阿姊搵傷濟果子鹽，伊的膨糖苦嗲嗲；小弟猶未煨好，糖水就予伊摔一半去矣。啊若我，講嘛奇怪，明明都有照阿爸的步數來，煞攞袂發。我的膨糖做無成，顛倒變做雞膏，真正是「看花容易繡花難」。膨糖這項四秀仔，對外埠頭的人來講，是誠生份的，毋過對我這個「胡蠅貪甜」的臺南囡仔來講，是囡仔時代上甜蜜的滋味。

頂禮拜恁囡仔行過安平の街仔路，一陣人圍佇廟口頭前嗤舞嗤吡，阮規家伙仔嘛倚過去啖燒，原來是有人咧做膨糖。查某囡看頭家手裡的糖水忽然間膨起來，目調禡甲大大蕊，直直喝講伊嘛想欲做。看著伊充滿期待的眼神，就予我想著細漢時仔的彼五對目調，嘛想起彼个甜蜜閣難忘的滋味。

---

<sup>1</sup>新冠肺炎(sin-kuan-hì-iām)